



继同学群、朋友群、同事群后,微信家族群兴起

网络科技能否重拾家族亲情?

见习记者
范鹏 高歌

编后

善用“家族群”

“家族群”,实在是一个创造性的发明。自从上世纪初开始的文化变革持续冲击中国传统的大家族生活范式和情感纽带,加上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和独生子女政策,“家族”已经变成一个越来越模糊的概念。但亲情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石之一,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信任不足的时代,大家族的互相支持和鼓励,使人感到温暖。而微信群使这种心理需求变成可能。专家说得很对,“家族群”不会带来家族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但希望每个“家族群”,从群主到成员,好好经营这个虚拟空间,以积极健康温馨为导向,假以时日,会是一个重要的人格养成的平台。

岳铭

【专家解读】

“虚拟共在”让亲情粘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表示,家庭微信群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性平台,为家庭社交提供了便利性,帮助大家更多地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促进代际沟通。“相互报个平安、嘘寒问暖、喜怒哀乐、知识分享……家庭群为远距离家庭关系提供了一个沟通平台。”周葆华说,从写信、电话、QQ到微信,人们的交流方式越来越方便,实现了“远距离共同在场”。这在传播学上,称为“虚拟共在”的关系,尽管物理空间上不在一个地方,微信群上却在一起。

周葆华表示,技术平台仅仅起到粘合剂、催化剂的作用,受到原本家庭关系的影响,无法完全颠覆关系本身。好的家庭关系可能更好,陌生的可能依旧陌生,归根到底,还是靠家庭成员共同努力。“老一辈需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多让年轻人教一教,更好地利用新媒体技术。年轻人则需要有包容和理解的心态,积极地跟家人沟通,线上和线下结合。也帮助老人一辈人运用新媒体。”

“家”是中国人很珍视的一种情感。通过“家”,人们可以实现对于归属和爱的需求。社会的变迁冲击着传统的家庭观念,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个平台,对重塑家庭观念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周葆华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徐珂赞成周葆华的观点,并表示,想要依赖家族群重建往日的亲密关系,可能性并不大。“一种社会组织的生命力与其基本功能有关。”徐珂认为,传统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重要构造,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承担着重要功能;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亲属关系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边缘化”的关系。“家族群恐怕仅能起到弥补欠缺、加强一定联系的作用。”

徐珂也表示,年纪较大的人群进入微信后,常喜欢转发的鸡汤文、养生文,其中包含的错误信息,甚至营销内容,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值得注意。

见习记者 高歌 范鹏



孙绍波 画

白描“家族群”

家族群的聊天内容,每家自有每家的不同,但同样都有浓浓的“家”的味道。“我、我妹、我哥离得都比较远,妈妈姨姨们每周都会聚会、发照片。”新疆女孩王希去年大学毕业,独自留在北京工作,与家人分隔两地,但是用这种方式看看姥姥、姥爷,感受家里的温暖气氛总能给她疲惫的工作提劲不少。家在武汉的熊兄总想着家人要常聚聚,但以前通知个聚会电话、短信来回说,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可好了,“只要在群里一吆喝,很容易便可成行”。

有了家族群,无论是插科打诨还是正儿八经,天南地北的家里人被拉进了同一个时空,随时随地感觉彼此在一起。父母在家族群里排解孤独,打开手机,看到成家立业的孩子从世界各地传来的消息已经成了一种温暖的习惯;子女则在家里群里收获快乐,或许只是天冷了提醒了远方的亲人多加衣服,或许只是逢年过节送句祝福、发个红包,但是许久没有见面的亲人联系频繁了,打电话的尴尬不见了,看到家乡的亲人们一切都好,也就放心了。

家族群可小可大。少则四五人,限于嫡亲兄弟姐妹,多则以百计,囊括了三、四代人,直系、旁系、姻亲俱全。更有甚者,追根溯源,将有联系的同姓氏下几个分支集合成为一个大家族。记者发现,在实际操作中,以父系、母系为分类,或再加上辈分、地域划分,两个或以上的家族群相当常见。

尽管功能上无特殊权限,某些家族群还是会有一个公认的“群主”,通常由比较热心活跃的长辈担任。“我们的群主是住在北京的大姊(杭州话,意为大姐)。她今年已经八十岁了,用iPad上微信。”傅小宝的父亲介绍道,大姊是堂房长女,又是中科大教授,德高望重,加上她在群里发言也多,经常“晒”摄影作品,大家便推举她做“快乐傅家庄庄主”。

家族群名拾趣

“给我们家族微信群起个名字,求创意!”有网友知乎上发帖求家族群名称。“家有儿女、瞧这一家子、门萨俱乐部、三代同堂的家、恰恰恰、土豪我们是朋友……”网友们纷纷献计献策。有网友调侃称,之前长辈们将群名定为“我们都是一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小辈们改为“我们一家都是人”。

家族群里,不乏温馨的名字,比如“欢乐一家亲”“相亲相爱一家人”“东北一家人”“我爱我家”

“快乐家族”“常回家看看”。也有以姓氏为由头,如“蒋氏宗亲”、“马家大部队”、“陶家大院”、“刘家大院之民间铁砂掌爱好者协会”。

来自福建的庄先生的家族群里有16个人,他取了个群名叫“锦绣传芳”,外行人摸不着门道,其实就是庄姓的意思。他介绍,闽南一带住家户大门上常见嵌着一块匾额,写着“某某传芳”、“某某衍派”,这便是堂号、灯号。在堂号里,“锦绣传芳”就代表庄姓。

还有的群名以家族共同记忆的旧居命名。傅小宝的一个家族群名为“中一村老宅”,源自江苏路上的老式洋房群“中一村”,早前在上海发展的杭州傅家人多居于此。祖籍绍兴、安家在海的宋女士,家族群取名“前观巷一号”。她介绍,前观巷一号是我们家以前在绍兴的老房子,已经被拆除了。但尽管有形的房子被拆掉了,无形的“前观巷一号”在网络平台上建立起来。”

见习记者 高歌 范鹏

亲情无止境

“大舅公真是‘帅锅’一枚嘛。”“看来我们都是遗传基因好。”一张家中长辈年轻时的合影立即引起了傅小宝同辈群的大讨论。“感觉暖暖的”,傅小宝数起群里的热门话题,帮临安姐姐新买的狗起名字啦,老邻居暗恋上海表哥的陈年八卦啦,虽然琐碎,但点点滴滴都是亲情。傅爸爸则常在群里与有同好的亲戚切磋诗艺,“篱下一畦菜,山间几颗星。春兰秋菊好,把酒慰平生。”是他送给杭州胞弟的原创作品。“我们群里也经常晒子孙的照片,年纪大的人比较喜欢。”

此外,扫墓、旅游、聚餐、筹备婚礼,这些家族活动也逐渐脱离电话、短信的依赖,成了许多人家族群里的主要议题,也有人干脆就在群里贴出女儿的相片,请亲戚们帮忙找对象。

宋女士的家族群是个“多国部队”,成员分布在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世界各地。“半夜里不关机,手机就会叮铃咚咙地响。”有一次,她生病发烧,随手拍了一张吊盐水的照片发到群里,研究西药的堂妹随即从美国发来一大通关于谨慎使用抗生素的忠告,“但其实我都没见过她”。宋女士表示,自己的家

族太大,加上人员分散,每年聚会仅一、两次,而家族群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比如我们相邻地区的人聚会,可以在群上实况转播,大家都能看到。”

家族群并不限于其成员,每个名字后都可能连着未上线的亲人。宋女士介绍,自己的父亲已经90岁了,从来不用微信。但是因为她与父亲住在一块,所有的消息都可以说给他听,所以父亲也等于是“在”里面了。家住虹口的小王小姐表示,自己结婚以后,发现先生也有几个家族群,两人经常分享各自群里的趣事。

众议有褒贬

“真无聊,可烦人了,基本不发言……”不少年轻人表示家族群是伪科学、养生帖、小道消息和心灵鸡汤的“重灾区”,但碍于长辈情面不敢退群,只能悄悄屏蔽。“每天被发一分钱红包外加各种无聊的帖子轰炸,”家住浦东的高小姐痛定思痛,“如果不好好跟上时代节奏,20年后发这种消息和帖子的人就变成我了。”

有趣的是,尽管年轻人们对家族群的某些现象颇有微词,但总体上仍以正面评价居多。“是个负担,”长宁区项先生直言不讳,但他

也表示,进群时间久了,能与很久没有音讯的表兄弟姐妹重拾联络,也是有用的,网聊与口头交流的区别,则让他“发现了家人的另一面”。此外,项先生认为,微信及其类似家族群这样吸引长辈的社交内容,也推动了长辈们学习使用智能产品、追赶时代潮流。“我妈为了用微信才开始用iPad,本来对微博什么的她都兴趣不大。”

“我觉得温暖主要是因为同辈群,”傅小宝坦言,自己对大家族群中父辈的亲情交流体会不深,但她对家族群现象持肯定态度,并建议群人数不要太多,范围不要太大,“这样才能交流得起来”。

不少尚无家族群的民众表示,虽向往线上的亲情互动,但也怕面临“婚事每天一催”。“牵手、拥抱更能传递亲情,”来自湖南的“90后”秦小姐说,发到群里的信息未必能迎合每个人的兴趣,与其造成可能的信息垃圾,还不如面对面的交流。

“中国人家族的观念在淡化”,身处一个大家庭的宋女士感叹,相比一起长大的老一辈,年轻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交集少,感情也不那么亲密。家族群让现实中散居各地的家族成员又聚在一起,“希望下一代人能延续这种亲情吧。”